



雲黃集

文

拾貳



雲黃集卷之三十七

穆陵傅國鼎卿著

賦文

甲辰

三三山鐘乳洞記

三三山俗呼回頭崗東非距邢城五十里
崗狀虎頭而微左顧故云其山南非兩翼
嵌可里許中夾一水沿水上下十餘里居人

數十家遡其北麓爲石室方中各一搏采
山焉生不稼希與外人接外人亦希至者
入谷口六七里折而北北折而東窈然別
區谷窈窮崖益峻石皆歆傾欲落不落崖中
一竇望如青天之月是爲鐘乳洞見邑乘
相傳僊人煉藥石室也居人以爲遊憩與
境時節携具集往每不出見日暮三伏火流一
入忽如隆冬思衣綿冬正曠溫可羅敷也乳

懸垂而下如水柱者如銀竹者如玉蕊者
如飛僊空遊而嬉笑者如阿羅漢宴坐而
若動其眉目者如翔鸞舞鳳之翕舒其翼
者如龍象席豹之蚴蟉髮鬚而齟其舌者
皆淋漓猶濕凝玩不知其非真洞中有乳
柱二今亡矣有爲燈檠爲几案者更奇其
東北穹中有乳床可卧床側有穴東向可
偃僂行無能窮其際者西南有井人莫敢

入以火懸照其下大如一間屋石色益玲瓏
接以石良久有水聲砰然洞口正對南山
之三峯所謂連傘者如戟枝相次出庭際也
柳州之記銘鋤小丘也恨其不能致之豐鎬
郭杜爲貴游之所爭而棄之農夫漁父爲不
遭今此洞固僻處海山窮山中卽土人亦少
知者何況豐鎬郭杜良不遭矣乃猶不免爲
山中之樵夫牧豎所恩采

取其石之稍奇者殆盡幾令此洞漠漠無
色徒以乳故爲象齒耳令其遭也而致之
豐鎬郭杜其恩之者益萬此焉恐石旣盡
而復災之刻畫洞愈不能有其真矣是不
遭者幸乎遭者幸乎記余往舞象時已以
先大人命賦之矣重來未二十季耳向山
中尋故物分獨有此石也當無恙不意此
石亦已非故矣凄然有感柳州之言若是

乎天下之境之人固不必斲乎遭乎以問
山靈山靈不答

釣臺記

釣臺去仰天三十里亦在仰天谷中兩岸
巨石壁立相對若門石溝水徑其中潞淵
深碧衆魚所湊矣岸石廣可半畝平淨如
席相傳爲太公釣處或曰爲嚴子陵釣處
故名釣臺自此以上至仰天皆樹木擁簇

少見天可獨此乃稍豁微山川明麗人居
相連種樹蒔花畦畝如畫又山中一別境
也適自仰天來道經其上臨岸一眺綠水
白石天光雲影鷗鷺之往來魚藻之泳躍
殊令人戀玩不能去恨日暮興不盡晚宿
臺下五里村以語主人主人山谷間隱者
也亦復解事明日携具呼漁子而相與遊
乎臺上坐其南岸南岸倚佛刹蔭松林石

罇小木綠生參差竦擢搖動點綴水色中
梨花一大樹正爛開客坐適當其下三足
灑酒而歌江南也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
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
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魚樂哉人或
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我樂哉漁子入而
亂滌蕩魚與鏡皆不可識矣客謂對其樂之
觀非漁不足以盡興魚樂我樂漁之又復

不盡樂乃今漁者網所入復放之放後漁
之自我戲魚戲我亦樂真寄焉俄而鏡淨夫
等以觀其樂不變矣有俄而波湧雲亂以觀其變
者而釣其樂之觀其無遺乎以余目所素歷
有山有水有平土可圍可屋而無城市器
塵之擾北土如此少矣蓋有卜居之者焉
何目買山數畝結茅數間跣坐誦經於佛
刹中可以爲維摩詰也踏岸觀魚可以爲蒙

莊子投竿一釣可以爲太公爲子陵架橫
橋兩岸之上通行其中時復乘興憑欄飛
眺一觴一詠而魚與我皆相忘於太虛矣
下流壘石以蓄水積魚必冷水停深與岸平
中得大魚如人長者必遊隱見可時掉小
艇遊戲去來其間四面種竹栽花芙蓉菱
芡澄綠雜紅映人隨波澹澹浴鳧飛鷺鷺
翔下上此一江南風物也念來一快恨春
人不解爲之坐虛勝地余又未能輒副此
願也興晚別去爲此地惜矣

祭內姪女張氏

歲辛丑余如京師爾時年尚少與爾始伴
處於室者幾兩閱月爾如每以爲言思有
以讎爾未之逮也豈期青陽俄忍受謝得
季不滿二旬爲婦僅涉三歲始同長陵之
女子遂成上林之神君紅顏頰先白髮春蘭

不待秋風嗚呼人命脆弱一至於斯以少
况老悲感四來爾之葬也易不及奠也今
敬遣人以片楮杯酒往致爾墓用識余念
爾勞未忘也嗚呼惜哉

贈吳少尹序

余惟異人之在天下寧獨不易得亦復不
易知彼其外不能超乎衆人之中而中包乎六
合之外有可用於天下之具而聖未得用

且又以為不必用也其俯世獨往之氣要
不能無所寄以隱而又何必真寄之隱也
有寄之隱者有寄之仕而隱者不必仕不
必隱混迹似仕無心似隱少露其用而不
盡其用大可以為天下而小試於一邑上
可以為宰相卿大夫而下見於州縣俸尉
之小吏陸沉金馬翱翔半刺夫亦真寄焉
出入於仕隱之間玩弄天地瀟灑日月如

以爲游適意而已豈其弊弊焉真以一官
爲事我旣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爲人又
不得已而寄游於世以有上下事使交接
之分盡寄也以我乘位以位載我委蛇下
上任其所之而游於無窮盡所以寄其寄
也彼其視名位爲何如者而人見其寄也
以爲真知之者其誰也德公寄之耕君平
寄之上望之百鸞寄之醫與牧是寄之隱

者也易知也伯陽寄之藏室子休寄之漆
園東方朔寄之公車簡兮賢者寄之舞梅
福寄之尉是寄之仕而隱者也難知也夫
彼亦以舞當耕卜而寓醫牧於一官也人
安知其意之不爲大椿而爲司馬長卿也
是余邑之吳少尹也少尹起掾吏卑矣官
薄尉又卑矣有心計精營繕所督竣城隍
學舍祠宇河工諸大役若而所矣人知少

尹之幹敏於吏事有擔當所鑄平殊死以
下若而人矣人知少尹之明不調納上官
偏指不阿津要私請當路者貌予其直而
意嗛其伉有力者明以為守法而暗以為
不恭人知少尹之公官舍蕭然如野寺糴
食逮給日閑無儲讀書晏坐如若行僧人
知少尹之清人之所知者少尹也而所不
知者少尹之無以少尹為而姑以俯世獨

往之氣寄而隱之少尹也所親或遺之書
曰足下徒為一時清名無益竟不作後計
耶君不見吾官罷而歸帶廓千畝廣宅數
十牛羊千足物產千金富貴風不足以樂
吾餘生哉君不及今作後計異日邇來欲
為吾所為可得耶少尹復書曰人各有好
何必相方僕官微身安事簡心閒僕之今
日有何不可僕有先人薄田十餘畝以供

餽粥足當君帶郭千畝有破屋數間以蔽
風雨足當君廣宅數十有世祿米月一石
足當君牛羊千足物產千金異日歸去道
巾野服絕不作官人狀晦名潛形操卜市
肆一日之卜取足供一日之費間與比丘
道人談空說有俛仰六合內外消搖自寄
亦足以樂吾餘生僕之後日有何不可以
此書觀之少尹何如人也

雲黃集卷之三十八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乙巳

高馬濟川廣文

第無似重以偶語速尤舉白首之相知盡
成按劍之敵國三宗連兵百口一詞紛驚
逢羅弟幾不免笑人情乎人情乎昔魏其

失聲客集武安長平洛龍車移驪騎猶曰
理者宜然今弟非有必不保之勢必無辜
之數有呼吸存亡之形在偏袒左右之頃
也而一時故人翩然四判合從連衡惟恐
在後弟不知此果何故也語有之凡有血
氣皆有爭心爭也者衆人之所同而君子
之所不道也弟雖不肯數奉教于君子矣
若更爭之是襲兩虎共鬪之敗蹈兔犬俱

斃之効亦足羞矣竭來養病山根畢力耕
稼村名桃源思避秦之風山對梨花高閣
門之致科頭跣足青鷄綠葦日與牧童野
老相狎於十畝之間散髮高岡濯足清澗
詩擬招隱論託潛夫藏名避世別成一調
回首二十九年來交遊起居盡付之亡是
公矣今人之所知者皆故吾非新吾也竊
不自意有念舊知足下者不隨俗短長則

已幸矣乃至尺書雅賦以存失意之人有
是哉何故人白首之新而足下傾蓋之故
也知足下之可與語此也

丙午

馬氏濟美館序

邑大夫借傳過使

馬氏子瞻家穆陵道豁達好行其德翩翩
有聲於吾胸以穆陵當南北之走集達官
貴人送保無不駐節子瞻者則子瞻可知

也而幼子蕭雲復英英有父風游道日廣
連車騎至者不繼家聲赫赫隆隆起而穆陵
之馬遂為齊望矣曰唯是舊居偏側湫隘
甞慮寧惟無以庇吾人將名公大人以時
轍跡於斯者其何以舍隸人無乃上漏下
濕席門繩樞重為遠方嚴客蓋且併矣吾
胸有復完之餘也於是父子聚謀而新之
經營執徐之秋斷手敦牂之春誅茅一畝

為堂三間高扞闕大牆垣煥然奕塏矣後
開園圃前羅花卉可以觴可以詠可以棊
可瀟灑槃礴以寄寄南望穆陵大峴悠然
如在几席蒼翠映人貴介守相與游間公
子過之可以旋駟馬領高蓋南面而臨騷
人墨客過之可以染翰而賦散足而游高
人有道者過之可以尸居淵嘿杜德機游
罔象觀天地之運今古之變於未始有則

是堂也豈惟子瞻氏之自高大其門將吾
土人其與有美觀焉於是里黨謂余不可
無言以落厥成余惟太史堯之稱高陽氏
之才子也曰世濟其美不實其名今子瞻
氏父子先沒力田好客以望吾胸用世厥
家名稱此土可謂世濟其美矣堂之成也
可名曰濟美或謂左氏太史所稱述類鴻
鉅此在仕宦有勲名者為美耳今子瞻父

子無半通之綸密粟膏漿悅拾仰取介乎
農賈之間此編戶之耻僅足鄉曲者耳去
高陽氏懸矣何美之濟是天不然天上位
天子下撫百姓功業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
世此公卿大夫之美也修千古業成一家
言以道德文章自立天壤不爵而貴不祿
而富此為士者之美也至如蕭然田野鋤
瓜種豆以農圃自娛半畝烟霞一川稅
籍

其年包羔以畢伏臘折芟燔枯以供賓客
使士大夫往來於吾土者望門停車以必
接談笑為樂庶幾古隱君子之風焉此亦
編戶之耻之美也等之美也或偶出身

朝

廷或偶佞跡剽晦亦唯之與阿何必出而
金門玉堂析圭擔爵者之為足美而山居
耕田愛客自好者之為不足美要以作述雙
映勿替而引固自人間難得事而其父堂

皇朝集 卷之二十七 五
構其子弟充塗既為美而弗能濟其美耳
今子瞻有蕭雲也以為之子塗既云乎哉
於是遂顏曰濟美而書其語以為序

與趙季卿學士書

國猥以拙直開罪敝邑之張子郭浸潤膚
受無所不至而國危者數矣逢年不獲已
有長安之行此年丈所知也不幸天未悔
禍復遭大故儼然若一扱未可復出又以水

渠不節苦塊作苦積成勞數連月不痊不
得已移病山村絕跡世事屏落家人隔遠
親知正值穀貴絕糧一飯長齋稱病居士
犯而不較唾面自乾懺以往之故吾為今
日之新我數靈鴻之冥飛託天龍之泥蟠
竊以為避世全身之計耳不知定可免否
也久念年丈高明且哲又素愛我積欲送
正一決祈嚮病嬾不任作書遠承嚴駕又

漢失候懊惱可知走謝又漢不遇蓋剝柄
柄所願俯念登龍之舊少憐履虎之人於
令君處間為洗刷道國殊無他賜但簡靜
好讀書不慣交接又不善附炎媚寵是以
見疑踴躍耳大都人以士大夫居國而國
以隱士自居士大夫之所不屑者隱士之
所不敢也國之所自以為不敢者而人疑
其為不屑不敢原自卑不屑乃自尊以自

卑而成自尊此名實之不合者也跡寄贅
利之場心寓烟霞之外貌衣冠而思禽鹿
生叔季而慕羲皇經自附於長孺而謬以
不拜重衛青乃為衛青者率見不拜之為傲
而不以為重重之乃賢彼傲之乃自賢以賢彼
而疑自賢此心跡之不合者也且手不釋
卷而非為功名貧乏斗儲而無心希世首
陽之隘安仁之拙茂陵之嫚征南之癖休

文之病叔夜之癩一身兼之是則國而已
矣不知世人何以命之所恃忘形之交唯
死耳幸明以教我

九日游菴花山記

去余野數武為菴花山無事而高秀而降起
本地故所臨眺最遠有俯視萬里之勢下
有汗邪地數畹岡嶺環之自為一區不通
往來道青溪雜樹隱一小成都矣余既適

有所避離群索居而一庵於此也去城市
而丘壑遠薦紳而樵漁有耕鉏收穫之
擾無水旱風蝗之慮貿貿一老農矣三秋
行盡九日又臨想孟嘉之風流尋長房之
故事飄然有登高之思以馬僕之不閒不
能及遠餽罷微步桃花之上聊因時遣興
以寄吾落莫之悵而已顧無菊無酒蕭然
無以為娛踟躕四顧淒瑟久之爰命小奚

童從梨花店貰酒一壺鮭菜一器為野席
山上獨坐獨酌長歌短詠南望魏陵大弁
一帶群山迤邐不絕如萬點青螺抱人如
怒濤時突長波中如疊雲微動遠天外有
削成如案者獨奇具水宛宛如一綫挂對
杪滅沒搖曳從吾前紆吾右委蛇而繞吾
後也下瞰人家溝塍縱橫刻畫如織黃雲
紅封間之諸村疎密隱見點點其中爛然

刺繡矣是日微雲不甚掩日而游氣四暈
一望蒼然景物來去於濃淡之表煙嵐出
入於有無之際者愈為佳絕不能既謹謹
節紀時至物徵歲歸年年風景依然歲歲
形容老矣日月不饒窮愁無恙自念以三
十六帝外臣偶來下遊以觀人世而壯跡
未出蓬蒿紅顏已銷童叟旬州有九財履其
三嶽有十未睹其九留滯周南之內徘徊

郊路之間此太史所以發憤揚朱所為慚
天也其何以稱遊矣爾見行路艱難風塵
日起未逢抱甕之傳多是結棹之客睠茲
禽鹿不耐纓鑣已無意人間事矣將東浮
海登雲來倚天求黃金宮赤玉鳥之屬南
下江淮起招搖歷天虞窮三王九疑上洞
庭金堂天臺望五湖憇跡荆之紫霄甌之
朱龍訪稚川於勾瀾過都水於采石西南
盡岷山峨眉日月風雨濯足錦江謁廣成
青羊之肆話少微白帝之里西極檀特臨
杖扈叅再簡較祗桓精舍坐崑崙絕頂下
瞰黃河飲玄天之黃露嚼冰谷之素瓜放
曠乎大魏之野偃息乎群帝之臺觴瑤池
而賦詩撫希有以投壺適囊空末之逮而
清秋多興令節寡歡徒出入乎三家之里
上下乎一成之丘亦自天地一胸山河掌

中如命駕五都之肆市酒可醉山菊可采
牧童可狎草石可以當姬妾清風颯然從
天際來斜吹吾帽可以當故人此亦足以
元日矣今秋萬歲後當有見吾於桃花山
上者謂之鼎卿之風流謂之鼎卿之故事
可也誰曰余落莫哉旦日吾初度當漫來
遊於此姑記之

輝泉記

出陽城口半里許有泉觴沸南山足下如
車輪盤旋汪洋溢為小溪而東也以側於
陽城水為陽城水所掩又所處最近左非
糶收人莫之至故人卒無知者水清而甘
冽而潔其瀆瀆拾漶而上也噴沙鼓石累
壘如貫珠亂起亂落方夏潦之盛漲百泉
競發似不能獨見其奇霜降水落湛然見
底如大圓鏡波心菰藻鮮綠澹澹粲粲生

色可掬崖面紅對朱草青嶺綠懸石髮盡
水之屬瑣細點綴俯仰交錯與人面相映
爽神沁骨念此泉即無大奇絕今當通邑
大都孔衢之中名公大人所常駐其轍跡
勝士韻客點染而為之容不遂與郴州之
深然滁州之涵然者豈沉人間哉惜不遇
而獨屏處寂寞之濱長洲鬱其清真秀絕
之氣以自涵泳造化芳潤草野如空谷幽
蘭抱其全以待我於杳茫不可期之千萬
年中良振古之闕矣因撫石一坐舉酒以
屬泉曰君今日得為我遊也亦不可謂不
遇矣可以一醉雖然余得一旦而獨私振古
之闕極桑欽鄙元之所未至亦良快事非
久留滯何以有此亦可以一醉遂醺然罄
連不知日之夕矣丙午九月二十五日

代三一山後書

借白蓋聞人藉地靈壑階人顯故嶽頌生
申山稱助謙江漢炳靈於玉壘壺公作怪
於蒲田雖以壽春之真人牟尼之大聖君
家善慧之化身徃來雁蕩塵苦島蘭至今
金輿引前維摩接後亦必託仙緣於飛鴻
倏道果於靈鷲因修地於雲黃而况其庸
庸者乎至於東山借重於安石尤子知名
於謫仙輞川拔右丞之鱗浣花附拾遺之

荏柯以刺人長使白雲鑱谷荒葛梁津自
風自雨疑鬼疑神故徃來都絕雜賓莫至
歲時自春鳥啼風秋猿嘯月靈圍賓嵩木
客題葉之外寥寥而已閱此清芬長用自
娛不與人間通姓字者幾千載矣頃屬休
明異人誕至竊不自意以一日之緣獲侍
左右稱東道雪霜月夕花開葉落辱品題
者數矣每秋風林下夜雨窓前雲抱幽石

篠覆清漣石泉鳴咽澗草芊眠見足下孤
興逸飛逸氣橫發清嘯振林朗吟移日感
滄桑之靡常嘆古今之一息忼慨出世之
思瀟洒欲仙之度未嘗不使我巖石點首
岸對低枝鳥爵躍而群集雲徘徊而不飛
者矣不自度量妄謂斯遊可常柰枳棘長
離終非已分且足下應子輿之五百年降
鄒陽於十三世自宜一出以收正氣救斯

文蚤孤豈不毅區區瓜牛地所能久淹鬱
哉咄咄不能久辱君君去矣珠出浦玉辭
荆矣奪吾境以為君身剗吾精以為君腹
君神日以王而我索難一空矣栖雲無色
鳴鳳不流麋鹿游仙人之洞荆棘沒彌勒
之龕清切隣虛窈窕芙蓉丘亭猶在青雲
常統松篁美人不來紫氣遙隨萍水回首
今曩能不邑邑日者猥蒙念舊再辱左臨

入谷油然百尺色起矣乃聆磬效嗽然太
息撫池館而盤桓念緣底事顧淮海之多
化頽魄微禽便欲率然高舉絕意世故不
以不穀為莫落而惠修前好將遂簪組三
品之石絲竹一人之泉邀玉斧於洞中酌
金醴於崑下坐茂木而詠離騷對遠岫以
賦歸來使荒徑載闢衡宇一新丹崖綠壑
栗尋李白之盟秋桂春蘿無復周顒之怨
山之幸也不穀之願也敢不即馳煙捧駕
飛爾酒途遣兩部鼓吹張千重旌旆走三
虎百鳥之屬共命左右雖然木生於山而
出而棟梁清廟柱斡明堂水生於山而出
而經緯九州利澤兆姓故鳳關連雲鄧林
之委也天潢濯日崑崙之輸也昔伊尹起於莘
野傳說出於傅崑崙尚父由凡谷而躬八百
之勳葛亮本隆中而畫三分之業至定遠

伏波皆生長父母之邦開天絕域之表豈
其終始之兩人哉政自行藏之式致耳是
以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靈也石隱而虎
變者大人之神也不穀豈不知足下故監
上清非塵埃中人哉但足下玄居久矣際
太初而來觀為開元而少留豈其無事而
漫漫作此出處哉所望眷愛景光戮力明
真回既倒之狂瀾作中汜之砥柱不屑屑

於一朝之非譽不榮榮於偶然之銘預一
變斯文歸為儒宗其試則為伊傅諸人之
終其不試則為伊傅諸人之始封侯廟食
作一代江河不廢異日當有即明鏡臺故
基為堂構陂池雜筍蘿封碑表貌足下而
尸祝之者如唐白鹿近世羅山故事是足
下之龍光此山萬有千歲為不穀光寵而
不穀以山奉足下之夙心也不然而躡躡

高者富貴即嘿嘿而徒貧賤終不能扶義
做僕自豎遺蹤蹟不朽則吾山之草木已
茂者矣雖愛情漫切始終不移而百年朝
露何與吾事而足下為惟足下棄林守之
小信就鴻飛之大圖移戀土之短懷為終
天之長住則此山幸甚不穀幸甚昔嵩岳
移對於元珪牛頭銜花於法融宮亭索言
於太虛錦石乞詩於梁竑聖為昌黎而

開雲廣德以端明而出市非敢為異也良
以地階人顯而人不易遇故所至山川徼
福祈靈唯恐後耳今不穀之於足下亦千
載一遇也屬欲竭其顛顛之愚故不能自
嘿謹以楷書譯天篆飛大鷲銜致幸足下
覽說即付南陵使者勿令人知且談我也

復三山書

國孤介寡合人也少不適世為衆所疾無

堪比數而久鬱伊幽富點流靈境為罪多
矣明神不以為辱而下損長箋金簡玉字
非塵俗所能通既三過青然竊自認也夫
國何以得此乎神哉國少有大志鄙狹流
俗竊不自度量超然欲跨邁一世上作天
下第一流事而生長窮鄉又家貧不能遠
從師友得名公大人為昭然發覆示我周
行以極其所至而徘徊郊路之間四顧蒼

茫念東昇日觀南極天柱外絕玄圃中值
蒼蒼龍是無不可以小天下者無之既有所
不能專之又未知所適坐而不行則日月
逝矣行之則復恐非所當往離之愈遠又
猶豫狐疑而不敢進欲謀之則又卒無可
與謀者遂且行且顧駐足浩嘆徃徃未及
半途輒復迴車改轍旋其面目正自支離
東北又復漂泊西南蓋蚤歲談兵謬希葛

岳已而慕道僭意程朱不得也則逃而之
老莊氏已又逃而之仙仙者出乎老莊而
非者也仙又不得又逃而之佛佛亦豈能
真得哉直以其不生不滅之說為可掃萬
有而悉空之失路之人麤自遣耳而一端
遺世自好玩弄天地涵浴古今之意終不
能自嘿嘿而莫之寄也則又曼衍之詩之
文詩與文其間奚復千萬不式則又

曰兀兀刻刻往來擿括於經史百家漢魏
六朝唐宋之間蓋回首二十年來而七易
向每所向未就而精已大半消亡矣夫令
各極其所至盡第一流也第恐皆非其路
故每中輟而左右望既不能兼又不能顯
遂坐廢耳大抵吾之所為者常分而不一
博而寡要好大而棄細貪多而薄少究之
細與少者失而大與多又未必得也今年

三十有一矣一事無成兩鬢將雪柰何柰
何粉榆之舊所望於足下不薄今足下又
幸教之屋屋懇懇勵以自對微足下言國
固將有問焉夫國今日不患不自對正患
不知所對耳足下聰明正直過絕于人其
何以昭然發覆示我周行使得窮其所至
以不失為天下第一流乎又其甚者天資
本強加以孤嬾凡事務無媿乎吾心而不

卹乎人之言意有所不屑死不能賤雖百
朋萬鍾在前苟義不可辱終不能以孤之
媚鼠之鑽蛇之紆守官之緣易螻蟻之一
飽如百鍊龍泉魚腸折即折耳不作繞指
柔也故刺已滅而不投門雖設而長關以
寵辱非譽任之人以窮通得喪任之天以
消遙自得恬澹無為任之我心知其非而
性不可改已為不相恕者所疾笑罵紛紛

風波叵測似賣平天之冠反為履冰之招
矣足下其何以陰左右我乎已老矣已窮
矣往者不可悔來者猶可追也顯之頗能
而不欲無之復欲而不能好惡之數去就
之分交戰此中形為之臞所謂郊路之中
又有郊路者也不識定如何而可以竟吾
生卒素志要與天壤並留不至為君家所
木所先乎此欲絕意世事率難高舉託身
足下者亦復掃萬有而一空之意也能乎
否唯足下有以教之使無實越於下以為
名山羞則夙緣之誼也

沂山茶記

余早竊賢書頗入濃境雖家不甚溫而人
多甘我也屈以偶有齟齬獨索居窮山窮
實之濱澹矣故人斷絕親匿稍稍謝去又
澹矣難而一卷之書一局之棋一絃之琴

一壺紅友一枕黑甜一丘一壑一馬一童
一鳥皮一粉壁猶不至相齟齬也居常睡
起而飲飲而醉醉而呼田庚漁父與之博讀
書彈琴於茂木之下清泉之上登小山而
四望饒仰萬里之外或跨蹇驢出遊遊初
無定處或數里或數十百里以興為度興
所之則往闌則還海上一帶山川幾遍或
散步行田出入阡陌上下陵澗采幽花撥

奇石遇有佳處輒留連趺坐移日與樵牧
人漫譚率揭布巾短衣不鞵不欲為人識
人亦不識譚既別去兩莫知為誰何或經
時不出閉閣獨坐掃地焚香游鳥有友黔
羸出日入月攝息叩齒下銀海吸玉池消
搖吟嘯有餘味者矣十月之廿一日天適
大雪一望蒼然頗有佳興又適有饌余嘉
酒兩尊者意大喜潔霜蓄數種佐之坐擁

團爐對妻女顧影相酬數斗徑醉不覺遂
瞑夜半始醒渴甚呼童起煮茶童子意余
好甘也加飴焉大濃甘不可口令吸澗泉
取一樵客所新遺沂山山茶啜之味小苦
而頗清澹入口爽然風生擁枕之頃已再
到羲皇矣顧童子而謂曰飴茶之濃不
如山茶之澹也

雲黃集卷之三十九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丁未

痿幼女注姐文

嗚呼爾之生也當母病而有絕乳之苦爾
之死也當吾出而有蟲流之苦就世殤子
之苦萬未有如爾者也爾何辜於天哉且

此地也爾姊葬於斯爾兩兄葬於斯爾又
葬於斯地下儼然一家人皆吾骨也一傅
婢隨葬爾側者吾履簪也爾大父大母爾
母又皆已即世吾年甫三十而俯仰之人
盡為鬼錄餘此身子然伶仃俾俾如風中
孤絮回首若更一世就世生人之苦萬未
有如我者也我何辜於天哉天乎天乎以
世未有之苦自吾父子兩人當之總之皆
我之苦也天豈私罰我哉就使有辜想非
今世使前身有不受之作而後身有不作
之受造物者無乃失平而適令人不知所
懲乎雖然速貧速朽古有欲之者矣夫凡
天下之清風明月茂林脩竹靈山秀川幽
花奇石舉皆吾之真精神血脉心知眷屬
也自於此外而有吾身皆贅也有家又贅
之贅也爾今去有身之贅而返爾真身吾

亦去有家之賁而歸於大家故靈芝生於
黃壤蓮花生於污泥由此言之吾烏知天
天之與以榮者之非刑也又烏知夫天之
與以苦者之非解也天寔解我而我疑以
為無辜又疑以為有辜我斯滯矣爾如有
知可以一笑久矣夫夢者之所為呻吟
嚔而以為苦者皆覺之所無事也

嵩馬鬢山記

馬鬢山在嵩東南萬山之中首望也熊熊
孤秀鬱葱心可掬望之粲然一芙蓉矗天也
下有小祠祠有元進士鄒維新碑問之道
人云山既去州遠又斗絕不可步境又最
僻不遠往來道邇大夫與鄉先生蓋從來
未有極其巔者歲時廩縣自此而返即游
客可知矣余聞之銳意欲上思一窮千古
之奇絕幾遇仙靈異境焉審音騎祠中獨

小亭頭一人敷蓋以從破蒙茸絕巉岩往
往於半山青壁上得小瀑水如細練隨風搖
曳翠微中即手斟飲之以解渴十休抵絕
頂頂有小寺半廢矣寺前有泉二正出味
一甘一鹹作碧玉色懸崖如環四合雜對
雲蔚不復見日故雖居絕頂而特窅窅不
可以望鷄犬音絕若自一天寺止一僧人
獨懸居甕罍間牢落之餘吹簫自娛而余

適至即吹以迎余小蓋從對影葱蘢中隱
映徐轉簫聲斷續羽翼之殆一族仙人出沒
雲烟矣寺後一古殿甚負邃砌石幽潔在
淺草間臥坐諦觀久之崖對環匝色色向
人呈芬蘭娟蓋天然一芙蓉城而客坐適
當其空曠云日晚下山則山下道人為煮芋
魁羹待余亦不知余為誰何地笑而言曰
客煞好奇道人從未見也余亦為之迫然

嘆漂泊中乃有此竒趣不緣喪家豈得至
此先是余童至一野祠中神像皆白見余
微笑覺而異之至此山下祠中則一童中
所見也石馬隻耳古以為謔人生行佳豈
偶然哉且馬鬣之有登臨題詠自余始也
良亦前緣蓋山靈之候余久矣山石皆上
向有似踴躍奮迅奔走而朝天者則鬣之
得名也嘉曆三十有五年閏六月六日

鄒維

新昌志誤以為狀元考元史無之蓋唐宋以來進士通稱狀元其年少者通稱探花也

書紫竹庵詩碣後

余園名山多矣到輒刮崖洗蘚披古碑碣
讀之庶幾遇幽人千載之上而率寥寥也
才難哉南遊遲家信紫竹庵三日得細讀
壁上詩至陶昺僻性愛山水來訪道人家
叩門驚鶴夢繫馬落松花之句不覺三嘆

擊節久之又徐賢拂衣花露濕坐石松雲
穿二語亦復幽雅似知詩者然已大磨滅
不可識矣嘆徃哲之蕪沒而惜佳句之無
為傳也弁為志之嗟嗟二公固不能自知
於百餘年後得余以為知己余亦不自知
何以至海上又何以三日此庵登高遠望
雲物悠然慟家人之各逝念弱女之無依
俛仰長懷誰為後來以余之知而公者知

余也陶昂江西人以成化年中知海州事
徐賢浙人州廣文先生第曆丁未歲閏六
月廿六日

遊蒼梧山記

在海中漢屬東海

余之遊蒼梧也蓋寓騎從海西岸獨間服
揮小舟與一童子俱中流大風雨幾有覆
舟之變既抵東岼為鳳凰城城孤懸海外
人烟果布宛自一天驚定之餘徘徊憶家

與童子相持歎歎說魚龍之殘軀不知百
感之橫集也屬兩其甚不可前沽淮酒一醉
點筆題詩四絕頽然遂瞑夜半方覺始知
身在漁屋中明日僦驢而北上蒼梧山徑
既險澁又新雨泥滑間不能驢而步矣二
十里許得鬱林觀觀碎在道左溪崦中相
傳矧自隋開皇間有柏甚古宋徐節孝積
為作長歌者四面崖石鬱鬱紫翠葳蕤間

從希間滿日氣象甚清而媚有尼自十五
出家不下山八十餘年矣戒徒數人相遣
日物外偶饑甚旬食尼家尼煮粳飯飯余
肴藪皆幽潔與之錢不受真佛前而行少東
數武為獅子巖巖嵯峨數十丈懸布從中
如飛虹垂天蕩雲沃日而下微風時至飛
雪四颺客立其下六月膚粟不可留岬半
有飛泉二大字徑可丈許出沒雲水間方仰

聖書集 卷之三十一
嘆為異物諦視北崖藤蘿翳中得劒石廣
輪如數翁屏風則唐崔逸碑也隸跡甚古
半微茫不可辨又少傍為宋祖無擇劒石
文以三字為句造語特奧而作字更道拙
恨越在海外世無知者又北二十里為蒼
梧峯峯俗名清風即山海經郁洲山也近
有僧某者欲誘動愚民趨福利為姦詐名
雲其堂託為三元大帝放電光處以神之邑

人士無欲引以重其鄉復多為詩文鐫石
傳簡編實其說為知者所笑山椒三元祠
甚麗香火走集且不下碧霞紫霄諸勝然
故二十年前荆榛區耳人世廢興偶然何
述絕頂海曙樓頗竒拓窓一望水天四合
風霧蒼蒼蒼人荒一掬顧茲群嶼杳然材如點
豆滅沒波心而蒼梧之觀失矣嗟嗟天地
無窮古今一息聚沫浮漚此生安所用之

不覺累心處都盡下小憇海寧寺海寧寺
在三元祠左古寺也雖棟宇頗圯而竹
對特深蔚可愛意殊樂之會日暮不能盡
興題一詩竹葉上而去是日宿大義村其
蚤渡僦驢返鳳凰城步而過市也蓋履穿
踵決材一遊化羽客耳既抵渡口呼舟且
西而鎮海將軍李君上林者不知從何物
色之小隊枉余舟次傾蓋語殊歡已渡以

肩輿騎蓋迎余至署中一酌坐上搯腕譚
時事苦為文墨吏所持令英雄跼蹐三寸
毫端非不知知不敢言即敢言言亦不用
國是貪夷而廉拓疆事書左而息右富貴
之徒既以成利誤國功名之士弁以死名
誤國等語甚壯激不能盡余因話昨來渡
海風變將軍為色動呼吏士簡戰船渡余
吏備船皆縑漏半破不堪渡將軍顧余大

笑曰夫戰船也不堪渡乃言戰哉事大都
類此奈何已乃以其大將船送余也蓋絕海
而西由五江口取道三百里抵淮始返云
鬱洲山即吾胸邠根矩隱處而東海孝婦
故里也吾胸佳山水頗多根矩不隱故鄉
而寓此倘亦踰河蹈海之思乎昔人嘗恠
天能使東海大旱不能使孝婦之不寬雖
造化之權有時而窮又何也客中徃復吊
之殊悽激不能為解云萬曆三十有五年
七月二十日舟中書

寄舍弟文始

吾自廿四日遲令隸消息不到愁寐之甚
乘間浪遊以廿八日渡海登蒼梧中流忽
大雷雨風浪暴作天地晦冥海幾為立吾
一葉掀舞突而拍天闕突而探龍宮操舟
者皆號天失措此時七尺之軀與魚腹爭

一綫耳念我骨肉凶愴然一方求一執手誰
復可得渡浚半日驚魂始定蓋至今猶病
悸也人生至此所不動念殆強辭耳初一
日下蒼梧欲渡襄徇津口再解舟再解舟
矣適令隸併內侄等到扁舟訪我海外相
持如夢悲喜殆不自任初二日為鎮守海
外李將軍者所覘知以樓船送余過海抵
淮此時而身始為我有也此皆吾海外奇

踪人遂附弟知之

露筋祠辨

高郵故有露筋祠相傳有女子偕嫂夜行
嫂借宿人家女慙投人家宿竟獨宿田間
為蚊所叢蟻至露筋以死宋元章為作碑
題曰露筋烈女所謂楚澤緬猗雲水偃燁
斯固猗日星建者語甚奇歐陽永叔亦有
詩云我聞高郵間猛虎夜凌辱哀哉露筋

女真載讎不復者今猶榜之祠簷南徑樟
小舟高郵湖顧道左有祠甚壯問之舟子
云露筋祠也解纜過之意猶以米碑故然
不可尋矣獨歐詩在諸壁題甚多率徵歐
米前說云不禁低徊永嘆曰甚矣歐米兩
公之愛竒而不核也楚澤固多白鳥然余
所嘗也豈遂能為猛虎之殺人哉土人以
白鳥故率帷床以寢尚矣此女子田宿雖

不具帷床豈亦不襲練而裸露田中哉
績而蚊之力已稠矣亦豈不能以時捐去
之而安令姑張即聚蚊成雷或亦不能勝
一人之手足力也即夜闌手足力稍斂或
忽睡不自覺然度夜欲闌而蚊亦闌矣此
皆予所躬歷人固不能竟夜不眠蚊亦不
竟夜苦人也其竟能以人之死鞠之蚊之力
不其然女夜出必以燭必以保傅此宋共

姬之兩以中火而不辭也。事誠無以自明。雖伯夷可疑也。今別嫂而獨宿於野田。草露之中。往來人固自不能絕。又暮夜無知者。其不可知之疑。何以自解於冥冥。固萬不如借嫂借宿人家之徵。諸耳目者。昭昭無可疑也。其獨宿田間。以蚊死鞠之。貞女之自明。又不其然。定如土人所謂。或嫂氏陰有所私。為此女所覺。以計殺之。道中又或為暴客所尾。欲奪之。而女不從。因淫嫂而搃殺女。不然。何同行也。女死而嫂獨完。即或與嫂決。後別以被刺。掠故死。以暴疾死。盡蚊一夜之力。固自能以死人。露筋事皆不可知。然謂蚊之能以生人。露筋死女之端。以蚊露筋死。則情理之皆不可通者也。不可信。第其祠中。至今夏秋之夜。獨無蚊出。祠則蚊如彙毛。中人矣。又祠中神

甚靈簪珥儼然過之者不虔則風波為祟
此兩事為稍異故亘千載廟食不廢水經
注江陵有李老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金
樓子亦云荊州高齋百丈無白鳥稍移之他
處即蚊聲如雷霏雪疑會稽徑山夏無蚊
蚋輿地志潯州護聖寺夏無蚊滇中多蚊
獨寶珠寺無之又楊田川修所親歷則地之
獨無蚊於數丈內者而又多不獨露筋一

祠也用修之博亦以為理不可曉余獨略
意斷之曰亦如山東無虎浙西無狼西蜀
無鴿東越無兇之類地氣然耳不足為異
至修謂不虔即風波為祟亦復易知不以
疑故則或馮也張助之李以靈桑神石香
之奴以生人崇也偶然題作本居士便有
無窮求福人無論露筋祠不神神亦豈必
露筋女子哉元晦亦以為祠廟之靈者皆

地氣使然有見也江德藻北道記云自邵
伯埭三十六里至露筋驛故老云曾有鹿
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見筋故名又云有人
醉止其處一夕為白鳥姑嘜至露筋死故
名則露之為鹿女之為男尚未可核也又
奚有米碑歐詩之皆不核也余故為之辨
見往蹟之皆不可核也

蒙陰狗跑泉記

南征以遊蒙山故取道紫金關道左有山
祠孤峙叢篁中祠前有泉滂然甚冽而碧
可數鬢眉時從中飛滂而上如貫珠也泉
之上有小碣稱村民王姓者被酒夜行酣
眠草徑中山燒起且及矣不寤有所畜狗
從之急無柰主人不寤何距溪澗又遠且
烏烏號且以爪扶地至精所感山川為通
有泉漉漉突出爪下狗遂橫身其中以濡

水因以身通稱其主人卧邊草得草濕火
不入主人得不至焚死然其狗以力盡死
矣主人寤而覺其狗如此以死也悲而瘞之
其處後人因名其地為狗跑泉祠烏祠正
室為龍神東一室為其人及其狗頭尾跋
巡而顧主千載依稀猶當日也俯仰締視
久之不覺感極而泣曰一狗之賤而能如
此可以人而不如狗乎無論下之闐闐上

之岩廊節旄人盡耻與狗讎如不如也試
從此廟貌依然千載如生者讎此狗定能
如乎不如乎黃耳之千里取家信徒以慧
耳其才足救主忠至捐軀尚未能與此狗
埒也乃獨以主陸機故燁然簡編而此狗
以居禱在非周行又無陸機者為之主人雖
獨廟食一區而傳記乃晦焉無知其事者然
則世之實浮於名能精動天地而竟埋

無聞者豈少也晉廣陵楊生之犬唐樂章華之犬其舍生救主於危難事皆與此狗同狀顧或傳或不傳健羨之餘又轉悲其不遇矣為之記俾得從余而傳其可其狗竊白首微側又從而名之曰玉麋

復盧又誠

且月之會大奇至自謳自舞揮梳而以盆飲倒著接離學老婢聲又時作吳語唱楊

州曲子後寫交橫簫鼓雜奏已忽雲捲江清羅而白打更憑陵呼盧分曹趁進輒復染翰刻燭大家品題龍陽厨賴虞侯窮極歡態如此者連三日夜覺溥子之一石本原之十日風流殆無前人言之猶雄風習習起也四首陳跡載勞省想如何如何扁舟南下多借頰餘所至往往得奇主人為殺鷄炊黍騎蓋鼓吹以窮覽江海淮泗之

勝鄴州之夏絕金焦之孤秀良常之清遠
石頭之佳麗樓閣烟花山川錦繡幾令人
忘土篋中鷄毛舊筆一枝到處題詩作賦
頗稱壯遊此亦窮者之致也歸來從驛而
西是以不得重申看竹之願冬初抵舍百
無可藉亦復蕭然遂苦耳又病下血已近
百日而日來更劇殊憫然有憂生之感務
病山庄村白蓋一間縛柴為門四面即雲

山為環堵烟薰誇布衣林中蹲鴟羨一盂隨
樵傭共飽尚友之餘聊浪山水間臨魚蝦
盤石之上狎鹿兎茂木之下居恒經月不
見一人即間有相訪亦率望廬却走以為
謬聞或至相望亦不復相識不意遠使乃
物色至此又孤寂中一奇也歲事行盡矣
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唯努力自對無負清
時為吾黨吐氣為囑一日前有作文字寄

雲南集 卷之三 賦類 賦
上以發千里一笑

南征記

余雅有人外之志蚤以親命誤身婚宦非其好也頂者無家之後重以多虞世趣益澹南征蓋飄然有遠引之意焉天台羅浮之勝居常夢想之一衲從赤松子遊亦自翩翩高致奚事屑屑絆塵中之韜索乎出夾谷踰秦胸山浮海而東入郁洲放乎海外矣丙侄庚年十六耳獨兩行五六百里追余海外余方使一人蓋而望洋海岸卒然相睹如天風飄墮不覺潛然涕覆面下而天台羅浮之意不能卒矣因改而之建業徵葛碣焦太史也寄一馬一僕胸山寺中以李將軍樓船亂海而南下汴泗絕江淮跡瓊花八仙邗江之上觀潮藉口以極鍾岳綠徑菰葦菱芡之屬被岸曼舟與人面

相映繁多芳妍足破旅愁而射陽甃社白
馬諸湖為最湖既濶甚際天為岸芰荷一
望如彩霞彌空孤棹儵然衝紅滾綠若披
雲錦行天上兜風微汎清馥徐來覺骨髓
腸胃冷冷皆奇香裏患漂泊之餘為一暢
然以七月十四日舍白下徘徊觀六朝之
遺踪廢址謂

尚皇帝神烈山感際久之所謂格乎上下

者藏於區區之木兒于四表者翳乎叢爾
之土而况其凡耶遂乘傳道良常山行雖
京洛煩囂而石徑時僻靜少人夾道楓丹
竹翠山秀江清雲霞興蔚風日蕭疎如画
中行二百里到北固顧步回翔求田問舍
有移家之思烏適雨後守風京口登玉山
小閣玄望江濤滾滾指金山咫尺依稀鏡
面而無去舟搔首吟江風白浪起愁殺渡

頭人之句不勝天涯流浪之感遇巡江尉
諸葛君佐假特舟上金山且先戒僧為具
得命觴妙高絕頂凭欄留雲亭酌中冷泉
水飲之微雨初晴秋色蒼然瞰澄江如練
湛湛千里南顧招隱諸山尤美長松茂竹
參差相亞崖壑間鬱鬱冥冥宛然綠天
雜花點綴微雲游曳其際與江波上下澹
蕩有象外之致孤嶼歸然中流久坐森茫

潭濤百變望四面雲蒸山搖風吹水立天
日出沒魚龍叫嘯一身縹緲有無中惚恍來
去不可為容而初觀失矣水雲之鄉化園
名此耶已又觀玉帶橋妙高石刻放慧子
瞻佛印之故猶如目睹悟在世出世之一貫
也既渡江用來路全隋堤抵桃園取支徑
灌湖而北解傳取馬僕胸山寺次厚丘之
桑墟三日留二詩主人壁上西北涉司吾

北山經大荒中披榛行百許里過羽山稍
物色黃龍羽淵之故而不可考矣破寺蕭
然山腰古剎數株老僧兩三人景况牢落
之甚且羽山既夏郊遺跡以禹故當祠鯨
及禹寺何為者既下小憇襄音之野適馬
病不能進隈行徬徨琅邪山中山中人劉
姓董姓者迭為主入山蔬濁酒相勞頗有
古桃源之風以八月十一日宿青駝寺北

之新菴五日留地主郝生先聲及姬氏者
為餉鷄黍一醉度中秋名其菴曰入青矣
姬故胸人邂逅凄然益動土思以其明日
別入青而西也初欲一往關里觀孔墓屬
秋蓋涼風起不任霜露之感遽取蒙山山
徑折而東北道平陽徑夷吾亭以歸歸之
夕八月二十五日也其出也為前六月二
十日昔晉重出亡以晉之大而負羈絏者

塵五人焉李猷吉之離逆瑾難也亦云人懼及自遠獨一內弟左舜欽力疾肩暑以相周旋蓋緩急之際難言哉是行也雖本希蹤神虎託况冥鴻不至重耳猷吉之比然微有其因矣從行者內侄戊中黃隸朱令霍林茂弟庚中白最後至皆所謂從我陳蔡者誼不可以不書

雲黃集卷之三十九終

